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呂子節抄 卷4～6

| | |
|-------|---|
| メタデータ | 言語: 出版者: 公開日: 2021-09-08 キーワード (Ja): 所収コレクション : 琉球大学附属図書館宮良殿内文庫, 宮良殿内 (みやらどうんち) キーワード (En): In Collection: The Miyara-Douchi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Library) 作成者: 松茂姓當賀 (筆写) , 2021/9/8 16:09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
| URL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49040 |

呂子節鈔

卷
六五四

松茂姓
當質

共二

呂子呻吟語節鈔卷四

呂叔簡先生著

陳榕門先生節鈔

後學林則徐重刊

劉建韶校字

敦倫

古稱君門遠於萬里。謂情隔也。豈惟君門。父子。殊心。
一堂。遠於萬里。兄弟。離情。一門。遠於萬里。夫妻。反目。
一榻。遠於萬里。苟情聯志通。則萬里之外。猶同堂其
門。而此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時。不相知。而神交於

千百世之上。下亦然。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怨叛者未之有也。

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雖如也。兄弟怡怡

如也。僮僕忻忻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

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

僕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也。仁者以恩勝。其

流也。知和而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疎而寡恩。故聖

人之居家也。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

不潰其防。斯已矣。其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

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男女遠別。雖父子兄弟姊妹。亦有別嫌明微之

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不遠別。

而世俗最嚴。公翁婦之禮。影嚮間。即疾趨而藏匿。其

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

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朝。詭以為常。不義于十

流乎。不知古者遠別。止於授受不親。非避匿之謂。而

男女所包甚廣。自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

者不可不明辨也。

閨門之中。少子箇禮字。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由此起。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修。

齊以刀切物。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家人恩勝之地。情多而義少。私易而公難。若人人遂其欲。勢將無極。故古人以父母為嚴君。而家法要威如。蓋對症之治也。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為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兒女輩常着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所當知也。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談。不長進。人謂

之養。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天家等。此輩
關。尊士君子見之為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
人。父兄之尊。莫大乎是。

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寒言寒對。
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

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不傷血氣。沖和而
不鬱。自無魚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
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意。到父母心頭。自
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安順。

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
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
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
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
親。不可以為子。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
面寒。鐵雷震。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
自無不同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說。諧何由。嫌隙何
由。作。其次莫如敬慎。愛愛齊栗。慎之至也。故瞽瞍亦

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為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溫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讐。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

臣孽子之法戒也。

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以為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含怨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以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讎忤逆。父亦被誣者。豈無耶。恣淫押之性。而思重緣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壤。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抱怨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豈

業之而不知耻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圖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于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和睦者鮮矣

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為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為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為寇讎言皆坐責之一字耳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對眾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驕虞之仁雉之耿介

鳩之舟拙。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清芳。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緇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真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即。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士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筮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棧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徒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怨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立而為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將。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將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

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
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
則友責。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
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駁駁忽不覺其勞且難。
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
語嬉媾。樽俎嫵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為厚交。
無論人之女好賢。以敬我者為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
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
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益。孔子取

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
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為人。三友更難。天地間不拘
山南海北。縉紳草莽。得一好友。道同志合。亦全一
大快也。

向嚴子陵何如。曰。富貴利達之世。不可無此種高人。
但朋友不得加於君臣之上。五臣與舜同僚。友今日
比肩。明日北面。而臣之何害。其為聖人。若有用之。三
才抱憂世之志。朋時之所講求。正欲大行。竟施以康
天下。孰君孰臣。正不必爾。如欲遠引高蹈。何處不可。

藏身便不見光武也。得既見矣，猶及視帝而加足其腹焉。恐道理不當如是。若光武者，則大矣。

處人

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罪戾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私情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固可使之愧也，乃使之怨，固可使之悔也，乃使之怒，固可使之感也，乃使之恨。曉人當如是耶。

到一處向一處風俗，果不大害，相與循之，無與相忤。果於義有妨，或不言而默默轉移，或婉言而徐徐感動。彼將不覺而同歸於我矣。若疾言厲色，是已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如事做不成。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暑，傷損甚多。或曰

不似無骨力乎。曰。譬言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取短于和平。近悟得此。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個必自反。

典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典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是孟子大排遣。

初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生氣。余因擴充排。

遣橫逆之法。此外有十一曰典小人處。進德之資也。

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子有容德。

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焉。

其人之顛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未而。

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

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

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為。太史公曰。

無棄前修而宗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
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己。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辨。古
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
安心以待之。絨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
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
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自愈詘。道愈尊。又曰。
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
其大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
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
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楛。倉司馬牛為弟
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
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却顧。而不敢侈。必有肆心。則百
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
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
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已也。其去橫
逆幾何哉。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語言。心相疑。則迹者媒
孽也。蓋生猜貳。故有誓言。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

者相疑之故也。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修迹。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其利害為人也。而實自為也。君子其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或問其事一人。未有不妬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妬。既妬安得不相傾。故見疎者妬。妬其形已也。見悅者亦妬。妬其好已也。然則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象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妬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己而不尤人。何妬人之有。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狗人皆妄也。君子慎之。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情厚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恚處則人可容過我可容怒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為之立中以待
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
然後可以同歸于道不然驅之使畔也
怒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
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
有所怠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怒而命之不
從放之不改然後可求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
人體人而後怒人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
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
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

厚德之士能掩人過盛德之士不令人有過不令人
有過者體其不得已之心知其必至之情而預遂之
者也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
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
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是。象。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余。待。小。人。不。能。假。辭。色。小。人。或。不。能。堪。年。友。王。道。源。
危。之。曰。今。世。居。官。切。宜。戒。於。法。度。是。朝。廷。的。財。貨。是。
百。姓。的。直。做。不。得。人。情。至。於。辭。色。却。是。我。的。假。借。此。
兒。何。害。余。深。感。之。因。識。而。改。焉。
禍。莫。大。於。不。讜。言。人。而。有。讜。人。之。辭。色。耻。莫。大。於。不。思。
人。而。詐。思。人。之。狀。態。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
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為。妙。也。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為人辨冤白滂是弟一天理

肯替別人想見弟一等學問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未是謂養施報我者雖
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情而全
交之道也

齊有南北官道。跨下者里餘。而多行潦。行者不便。則
傍西踏人田。行數日而成路。田家苦之。斷以橫牆。
十步不堵。數十焉。行者避牆更西。踏田愈廣。數日

又成路。田家無計。乃踣田邊。且罵且泣。欲止欲訟。而無如多人何也。或告之曰。牆之所斷。已成棄地矣。胡不仆牆而使之通。猶將省于牆之東西者乎。予笑曰。更有奇法。以築牆之土。墊道。則道平矣。道平。人皆由道。又不省于道之西乎。安用牆為。越數日。道成。而道傍無一人跡矣。

應事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象怒難犯。此八字。若不獨妄動。非為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不從。蓋恒情多偏。于遠。藏小人。不便于己。私君子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父。之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

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
事多忽。愈易則失。難有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恒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
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却露許多痕迹。費許多張
皇。最是拙工。

英雄之氣。雖正多。處只用他一分。便足濟事。那九分
都多了。反以饋事矣。

才猶兵也。用之代罪弔民。則為仁義之師。用之暴寡

凌弱。則為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
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人。

無星之秤。公則公矣。而不分明。無權之秤。平則平矣。
而不通變。君子不法。

某嘗與友人論一事。友人曰。我胸中自有權量。
某曰。雖婦人孺子。未嘗不權量。只怕他大斗小秤。
天下有四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
竟止九可一可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為。而值可為之地。聖

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成當墮耳。孔子為政于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了是非之公。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有偏主心。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

大事定然也。放過了。松柏生。小便直。未有始曲而終直者也。若用權變時。另有較量。又是一副當說話。

矯激之人。如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為不詭于道。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奮發于凝定之中耳。

覓物者若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于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于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于從容而失之急遽。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有常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自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耐時勞擾。不應耐時牽挂。極是喫累的。

先事體怠神昏。事到手忙脚亂。事過心安意散。此事之賊也。兵家尤不利此。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怨。敗防其再也。

萬弊都有箇由來。只救枝葉成得甚事。

悔前莫如慎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

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為險。是不險。近以為不險。却是險。

居官

夫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皂隸。徒笑人不可不慎也。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更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家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自家官。靠着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脚跟。挺身自拔。此縉紳第一耻事。若鐵錚底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顛躓僵仆時。縱教顛躓僵仆也。無可奈何。自是照管不得。

只人情之故。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以林皋安樂。懶放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在豕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養德。士大夫之陋習也。古之君子。養德。德成而見諸

外者有德容見可怒則有剛正之德容見可行則有果毅之德容當言則終日不虛口不害其為默當刑則不宥小故不害其為量今之士大夫以寬厚渾涵為盛德以任事敢言為性氣銷磨憂國濟時者之志使之就文法走俗狀而一無所展布嗟夫治平之世宜爾萬一多故不知張眉吐膽奮身前步者誰也此前代之覆轍也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為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為家給人足風移俗易興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於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

作焉能為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况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黃綠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

平所欲為者。一試嘗之。須是所。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旣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于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於小民之下也。哉。噫。無怪也。彼固以空言求之。而終身不復責券也。

古人事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况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卽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于罷黜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託。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

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之。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貼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無以小事動声色。褻大人之體。

夫坐法堂。厲聲色。侍立武卒。錯陳嚴刑。可生可殺。權吾所欲為。而莫之禁。非泰然得志也。俄而有狂士。

直言正色。詆過攻失。不畏尊嚴。則王公貴人為之奪氣于斯時也。威非不足。使之死也。理屈而威以劫之。則能使之死。而不能使之服矣。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如人之頸。人焉得而不畏哉。伸無理之威。以服人。盜之類也。在上者之所耻也。彼以理伸。我以威伸。則彼之所伸者。益多矣。故為上者。之用威。所以行理也。非以行勢也。

凡居官為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為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為一朝。即改革之。

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通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
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渾便好。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
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
完令其自限。紙贖令其自催。于証催詞訟令其自拘。
于証拘小事令其自處。鄉約未往往行得去。官逸而
事未理。父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
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
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聽訟者要如天平。未稱物先須是對針。則稱物不爽。
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慾纔有所着。中証便有趨向。
况以辭示之意乎。當此官先要慎此。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
簿。何官經眼。不過為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
為下司增紙筆之孽。為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
了不經意。以為當然。一細思之。可為大笑。有識者裁。

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當事者若執一簿書。尋故事。循弊規。用積年書
手也得。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
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將這念
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
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意利於民生者。
皆不便於己。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
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余叅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石在座。余以朱判
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舉筆。舉手曰。年兄
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
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
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
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
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
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
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此見富貴

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為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為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譽文濫套縱虎狼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緹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以至生民疾苦若鼙鼓聳然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吾黨耻之

觀人只諒其心苟無他迹比哥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倫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為也何如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為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百言卑辭隆禮過情莫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

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陷于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痴呆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兒女子之情。絕正體。統輒曰。示人以難堪。絕尚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

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察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據冊點選。據俸陞官。據單進退。據本題覆持。至公無私之心。守畫一不二之法。此守常吏部也。選人嚴於所用。遷官定於所宜。進退則出精誠於樞按之外。題覆則持定見於科道之中。此有數吏部也。外而與士民同好惡。內而與君相爭是非。銓註為地方不為其。

人去留為其人。不為其出身。與所恃品材官。辨白黑果黜陟。不論久新任。宇由於一肩。等富貴。空其庶幾哉。其稱職矣。

藏人為君守財。使為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曰盜乎。賈公法以酬私德。刷民財以樹厚交。恬然以為當然。可嘆哉。若吾身家。慨以許人。則吾專之矣。

居生殺予奪之柄。而中奸細之術。以陷正人君子。是受僱之刺客也。愚嘗戲謂一友人曰。往辱能榮能殺能生。不當為人作判卿。友人謝曰。此語可為當路藥石。

一切人為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為惡。讀書人為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由成事業。做不出口。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唇舌。渾如醉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念用

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
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閑。却思想箇
甚事。果為天下國家事。抑為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
東。西奔爭食。棄巢。販夫堅子。朝出暮歸。凡食水宿。
他日。食其力。原為溫飽。又不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
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
以尊榮。為汝乎。不為汝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
之圖。細思。真是槐死。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

圖諸座右。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
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
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
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
斯民多矣。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
為插職。總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

關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士君子要任天下國家事。先把本身除外。所以說策名委質。言自策名之後。身已非我有矣。況富貴乎。若營之於富貴身家。却是社稷蒼生委質於我也。君之賊臣乎。天之僇民乎。

自委質後。終日做底。是朝廷官。執底是朝廷法。幹底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官。所以萬事顧不得。只要保全這箇在扶持這箇尊。

官高權重。原是投大遺艱。譬如百鈞重擔。須尋烏獲求擔。連雲大廈。須用大木為柱。乃朝廷求賢才。借之名器。以任重。非朝廷市私恩。假之權勢。以榮人也。今也崇階重地。用者以為榮人重。以予其所愛。而固以各于所疎。不論其賢不賢。其用者以為榮。己未得則眼穿涎流。以于人。既得則損身鏤骨。以感德。不計其勝不勝。旁觀者不論其官之稱。不稱人之宜。不宜而以資淺議驟遷。以格卑議冒進。皆視官為富貴之物。而不知富貴之也。欲以何用。

卑之。必態。媯之人情在下。若工不以道之悅在上者。悅不以道之工奔走拜揖之日多。而公務填委。簡書酬酢之文盛。而民事固闕。時光只有此時光。精神只有此精神。所專在此。則所疎在彼。朝廷設官本。豈已以安民。今也擾民以相奉矣。

為政以徇私。彌謗違道于譽。為第一耻。為人上者。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委曲遷就。計利慮害。不如奉身而退。孟子謂枉尺直尋。不可推起來。雖枉一寸。直千尺。恐亦未可也。或曰。處君親之際。恐有。當枉處曰。當枉則不可謂之枉矣。是謂權。以行經。畢竟是直道而行。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急。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為久遠之計。即使不久于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